

既然今生無法成為你的愛人，那麼來世我將成為守護天使，注視你、保護你，一直陪伴在你的身旁

>

今天沒有集會，璘渡過了意外普通的日子。

看了時鐘，時針才剛過九，他卻累了。

平時總能撐到十點多的，最近特別容易想睡。

今天也沒能見到Mikey君嗎？

縱使感到可惜、心裡想見他，但他知道這是不可抗拒之力，不可以打擾Mikey君，不能成為他的負擔。

這是待在他身邊的最低條件。

>

時間約莫十點，雖然不晚，也不是初中生在街頭混的時間了。

然而，武藏神社外卻還群聚了一批東卍相關人士，人數約莫十多人，身上只有一些擦傷，大抵是因誰不爽而產生的小火拚吧。

「這樣子事情就結束了吧。」Darken揮了下自己的手臂，在剛才的打鬥中稍微活動一下，但總覺得不太夠。

雖然想繼續打，但他還沒說話就被身後的三谷打斷。

「嗯，時間也不早了，今天就先解散吧？大家好好休……Mikey？」

是怕大夥太累吧，三谷這麼說後示意大家解散，同時發現他們的老大正在發呆。

雖然平時Mikey也很常發呆，但和真正的「甚麼都沒想」還有一段距離。

一臉狐疑的看著Mikey，同行的一些人也留著沒走，他們試著做鬼臉或發出怪聲，但沒人喚回Mikey的注意力。

無奈之下，三谷只好再叫一次Mikey，對方才後知後覺的抬頭，露出與平時別無二致的笑。

「Mikey？」

「……嗯？」

「發生甚麼事了嗎？」三谷擔心的問道，此時的Mikey已經起身，回到他最愛的CB250T身邊。

「沒什麼，只是有點累。」

是這樣嗎？三谷不太相信，但過度干涉不再他的選項，三谷沉默半晌後只說道：「那你好好休息。」

「嗯。」說罷，Mikey催了油門，逕自離去。

>

「呼哇——」打了哈欠，璘拖著疲憊的身軀出門，明明已經很早休息，卻還是一樣疲憊。

彷彿再怎麼休息，精力很快就會被吸走；嘗試活動筋骨，這方面並沒有問題，所以不是過度運動，自己也沒咳嗽等病徵，唯一症狀是偶爾會出現的頭暈。

到底是麼了？璘自己也不清楚，正當他在苦思時，門口出現了Mikey的身影。

「Mikey君？」璘驚呼，此時見到對方讓他又驚又喜，空氣中浮現因喜悅而盛開的小花。

Mikey領首，璘接著問他怎麼沒騎車，對方回偶爾想走一走。

明明平時總逍遙著，為甚麼會突然改變呢？腦裡閃過這念頭，但喜悅勝過思考，璘只是高興的邀他同行。

就算只有一小段時間，只要能呼吸他身邊的空氣，便已足矣。

Mikey走在前，璘跟在後，這是不知何時養成的習慣，他喜歡看著Mikey的背影，那個不是特別高大，卻扛起一切的身影。

「你最近似乎特別早睡。」走到一半，Mikey開啟話題，最近到家時對方通常已經入睡，而且去集會得次數也減少了，他當然是很開心，他不希望璘接觸那種危險的地方。

但也有點寂寞。

瞄了眼身後的青年，璘踏著小碎步走著，和平常沒有不同，像未涉世事的小動物，惹人憐愛。

「唔……最近很容易想睡覺。」聽了問題，璘一臉愧疚地說，他不知道Mikey君會不會因而生自己的氣，畢竟當初硬要跟去的是自己，這樣就像半途而廢一樣。

怎知，Mikey只是沉默，揉了揉璘那淡金的頭髮。

「Mikey君？」大掌溫柔的觸感傳遞給自己，璘感覺有些癢而縮肩。

「別太勉強自己。」

Mikey叮囑對方，後者則因為他的溫柔而勾起唇角。

「嗯，我了解的！」

>

好累、好想睡。

身體彷彿鉛塊般沉重，連呼吸都快有困難了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璘鞭策自己進行縫紉的工作，三谷君好不容易抽身和自己交流，怎麼可以斷然中止？

他佯裝無事的進行收尾動作，卻不如平時流利，停頓的次數多到連三谷也察覺異狀。

「璘怎麼了嗎？」三谷放下手邊的工作，想說是否該休息一會，他看向對方的臉，不由得瞪大眼。

平時總很有活力的友人，今日臉上滿是疲憊，讓人不擔心也難。

「唔，感覺頭很暈，全身沒有力氣……」

「這樣的話，你今天應該先休息的！」三谷不禁有些生氣，身體是最重要的，如果對方受傷，自己會很傷心，況且若沒保護好他，恐怕會被迫與全東卍為敵吧。

「可是……」璘似乎還想工作，三谷連忙把他手上的東西搶走，放到對方拿不到的地方。

「沒有可是，東西我來收拾，我聯絡Mikey叫他來載你。」

「不、不用麻煩了，我可以自己走向……咦？」璘想回絕，想證明自己沒事而起身，卻發現一抹不協調的白自身邊飄落。

這是……甚麼？

訝異的拾起那東西，是約一節指頭大的羽毛。當然，自己並沒有帶著羽毛或相關物品，既然如此，璘的腦中只剩下一種可能性。

羽化症，因為璘自身戀心而產生出的病症。

恐怕三谷腦裡想的和自己相同吧，只見他抓住璘的手，把平時都包著身軀的衣服往上拉。

在底下的，是極為纖瘦手臂，取代上頭黑毛的是透明色，比先前都還更細、更密集。

透明的手毛隔段時間便產出偏白的羽毛，並緩緩掉落，若沒仔細注意，大概不會發現這些些微差異。

三谷的手握著俯脫落的羽毛，那宛如初生雛鳥的絨。

他驚訝的吐不出任何字，兩人都明白眼下的情況，卻不願接受這個事實。

璘也不知道究竟從何時時候開始的，但先前的疲憊想來源自於此。

沒有人講話，空氣中瀰漫著尷尬，如今解釋甚麼都很多餘。

「是Mikey吧？」你喜歡的人。三谷並沒有說出完整問句，但璘是明白的。

只見他點點頭，白皙的肌膚染上紅暈。

「嗯……」

果然。三谷在心底嘆氣，同時也發現這是兩人修成正果的好機會。

他乘機問道，然而答案不如他想的美好。

「那你會跟他告白嗎？」

「咦？」璘驚訝的拱起肩，慌慌張張地想解釋甚麼，但吐出的話卻十分不同。

「我想……應該不會吧。」只見他對三谷搖搖頭，嘴角上揚卻隱含著淡淡悲傷，他當然不會再告白，先前已經被拒絕過一次。

無視三谷訝異的表情，會驚訝也是理所當然的嘛。畢竟自己並沒有向他人提起已經告白過這事。

雖然很對不起三谷，但就算再告白結果還是一樣的。況且，他也不想造成Mikey君的困擾。

「我只希望.....」沒錯，他只希望

「Mikey君快樂的過著。」

>

「小璘、小璘。」看著身旁熟睡的人兒，Mikey輕拍那被風凍的紅撲撲的臉頰，雖然很想讓他繼續休息，但深怕對方凍著了。

「唔，Mikey君？」

「集會結束了。」牽起仍然昏睡的璘，Mikey拖著他到機車邊，原本打算遞給他帽子，但還是自己扣比較快。「回去吧。」

「嗯、嗯。」

兩人竄入夜晚的喧囂，路上的風大到不適合交談，璘只能閉上眼，Mikey的氣息自前座飄來，有股微弱的清香。

騎到一半，Mikey打開罩子，又責備又擔心的說道：「你啊，明明都叫你不要硬來了，累了就好好在家休息啊。」

聽著Mikey的話，璘也沒多想，只是坦率的說出自己的心情，直到說完幾秒才有點尷尬的發出咕噥。

「可是，我想要多看一眼Mikey君嘛。」

「.....真是的。」

Mikey聽了後莞爾，沒想到璘會那麼直接，但他很喜歡。

「我現在要加速。」

接著，他握住璘的手，讓他環著自己的腰；兩人的距離比先前更近，璘甚至能聽到Mikey的心跳聲。

老實說，璘很猶豫是否該握著這雙手，他總害怕心意會通過握住的手傳達給對方。

然而，能握住Mikey君的手竟讓他如此開心。

一想到之後大概是沒機會了，他就捨不得放開。

閉上眼，倚著Mikey的背，涼風撫著雙頰是那麼的舒服，周遭沒有其他聲音，整個世界彷彿只剩他倆和一片星辰。

「嗯.....？」突然，璘感覺到臉上有股異樣感。

他睜開眼，周遭並沒有任何不同，但右頰頻繁傳來的異物感亦是真實的。

很快的，他發現根源是前方的人。

璘明白一般人的背是不會這樣突出的？肯定是發生很嚴重的事，正當他這麼想時，他發現Mikey的頸肩，有著雪白的羽毛。

和自己產生的羽毛有些相似，但比較大。

這羽毛，是誰的？

>

「Mikey，怎麼了嗎？」

三谷看著突然到訪的Mikey，對方沒有笑，並不是殺氣外洩，但心事重重。

他倒給Mikey麥茶，對方也沒動，想率先開口但氣氛不允許，三谷只好盯著桌上的報紙，一個字也沒讀進去。

過了像是有一世紀久，Mikey這才打開金口，開頭便是問他所掛念人之事。

「.....小璘他最近還好嗎？」

從頭便是關鍵句，讓三谷不知要不要回答，想到璘先前的樣子，他決定先按兵不動。

「很好啊，前段時間我們還一起製作服裝。」

「他有沒有向你透漏甚麼？」

「.....沒有誒，怎麼了嗎？」

三谷說完，Mikey把近來放下的袖子拉起來，意外坦誠讓三谷吃了一驚。

再來，他似乎也知道璘患病一事。

「璘大概也有同樣的病吧，他最近總是一副想說甚麼的樣子。」

雖然不曉得他是怎麼知道的，但三谷特意表現出驚訝的樣子，隨後才問：「那你會去問他嗎？」

「不會吧，我不敢問。」

抵著下巴，Mikey在坦承與隱瞞之間想了許久。

他想，他大概不會坦白，更不會告白的吧。

他不敢問璘怎麼了，他認為他們不夠親密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怕讓璘患病的那個人並不是自己，他實在是，沒有勇氣看著自己一直喜歡的人和別人在一起。

與其糾結是否會被拒絕，不如打從開始就不要說出自己的心情，就讓他最終隨著自己的遺體被埋葬，也不失好方法。

畢竟，共享一切的代價是如此巨大。

>

為甚麼那兩個人都那麼傻呢？三谷站在兩人的墓前，思考自身的所作所為是否正確。

明明兩個人是互相喜歡，卻因為害怕打擾對方而放棄。

尊重他們的選擇真的是對的嗎？如果當時對他們勸說，會不會有不同的結果呢？

這樣的話，他們不只能修成正果，更能撿回兩條命。

他就這樣被煩惱埋沒著，沒注意到橘紅身影的出現。

「並沒有正確答案喔，這種東西。」

「花梨。」

他皺著眉頭看向身後的女孩，失去兩位摯友，對方心情自然也不太愉快，然而比起悲愴，花梨更像是已經釋懷。

「只要他們兩個高興就好，而且，我相信他們兩個不會那麼容易分開的。」

「咦？」

面對三谷的驚訝，花梨起先沒特別解釋，宛如轉移話題的問道：「你聽說過牛郎織女的故事嗎？他們就算相隔遙遠還是在一起。」

「那又……」如何？

見三谷還不明白，不待他問出口，花梨便解釋。

「所以啊，只要他們的愛不輸給任何人，肯定會修成正果的。」

能夠活著時在一塊自然最好，但她不可能強求他們。

他們肯定也有自己的考量吧，她想。

所以，只要他們兩個最後有相逢，不管是何種形式，她都會接受。

>

真沒想到自己就這麼迎來死期。

不過，沒什麼實感啊，最後那段時間除了睡覺，好像什麼也沒做。

璘本來就沒什麼慾望，況且得知會死與真正死亡還有一段時間，他可以說是把想做的都做完了，毫無遺憾。

不過……他也是會有在意的事情。

不知道Mikey君有沒有跟他喜歡的人告白？

如果有的話，希望對方是個能帶給Mikey君歡笑的人；他什麼都不奢望，只希望Mikey君能夠好好地得到幸福……就算自己只能在身邊守護他也無所謂。

在心中默默想著這些，他知道有個方法可以確認，那便是與神做交易，成為Mikey君的守護天使。

這事是在他離世後才得知的，而璘自己也願意放棄轉身的資格，只為了以自己的記憶確實的守護著所愛之人。

那麼，接著就是守護天使的申請吧？璘這麼想，正準備動作，就發現自己掛念的人站在身後。

「Mikey君！？」璘又驚又喜，騙人！為什麼Mikey君沒有去告白啊？而且看對方的樣子已經成為守護天使了，卻來到自己身邊！？

「為、為甚麼？」

這不是真的吧？事情怎麼可能那麼巧.....

「甚麼為甚麼？」站在後頭的Mikey露出淺笑，將璘湧入懷中，笑道：「我只是想見到你而已。」
想要見到，然後守護著你。